

<<老滩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老滩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67732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67735

出版时间：2008-9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周建新

页数：25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老滩>>

内容概要

《老滩》已经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工程。

《老滩》描述了辽东湾西海岸一个渔村二十年来的变迁，用两个家庭的命运折射人与自然的的关系，用以祈福资源日渐枯竭的大海。

作者简介

周建新，1967年出生。
主任医师，硕士研究生导师。
1990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医学系。
1999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院，获医学博士学位。
2000年~2001年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学及危重病医学教研室从事博工后研究。
2002年开始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加强医疗科主任。
主要研究方向为麻醉药作用机理和神经危重患者的镇静。
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教育部基金多项，累计科研经费超过100万元。
发表学术论著50余篇，其中SCI收录12篇。
作为主要参加人，2003年获“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”1项，2005年获“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”1项。
现担任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，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学会全国委员，北京医学会危重病医学分会委员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同行评议专家等学术职务。
2003年被授予北京市防治非典优秀医务工作者。
2005年入选教育部“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”。

<<老滩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范老桅披件渍透了盐碱的汗褙，坐在高高的驾驶舱顶，瞭望宽广的大海，一动不动。

海面腾着薄雾，天与海混沌在一起，满目尽是苍茫，海中那座高矗的天柱礁，也飘浮起来，插入天宫般，显出了虚幻。

叼鱼郎（海鸥）们滑出天柱礁，舒缓地展开高贵的翅膀，傲慢地盘旋在海面。

几乎没有风，海浪拍岸的声儿，都弱得遥不可及。

海溜子涨满了，海面像展开的绸子，柔软平缓，海浪也睡着了般，有气无力地叩着渔船，范老桅几乎感觉不到摇晃。

天很闷，空气潮得能拧出水，别说是人，鱼虾都喘不过气来了，跃出水面弹来跳去。

真是出潮的好时机呀，驾船驶出三五海里，浮褂子随便往海里一顺，鱼虾们就会自投罗网，坠沉网浮。

可是，村里的渔船密密匝匝地泊着，弯向海里的码头像只卧着的老母狗，船如衔着乳头的狗崽子一般，牢牢地叼住岸，死死不放，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。

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辽东湾，那时的渔政仅仅是摆设，没人干涉渔民们捕捞的自由。

渔民这么安分守己，怕的不是人，是风，是渔村的大喇叭渲染了三天的台风。

渔村后面，横亘着一道山梁，传说是渤海龙王被台风刮入泥潭，深陷其中，难以自拔，不得不怒发神力，猛然一拱，把本是低洼的泥潭抬举成了如今的龙湫背。

龙湫背下，堆着一片衣冠冢，埋着一群没有尸首的坟头，那都是台风造过的孽，瞅一眼，渔村里的人就会胆颤心寒，谁还有出潮的勇气。

龙湫背上的大喇叭异常勤劳，停歇片刻，又响了，响得尖锐而又隆重，把沉寂的大海都惊动了，一道一道地泛波纹。

拴着大喇叭的那株大树，也惊悚地哆嗦起来，满树的叶片哗哗地响，几只栖在树上的知了惨叫一声，在空中划着弧线，飞向远方。

被大喇叭惊醒的还有大树下海神娘娘庙里的海神娘娘。

海神娘娘泥塑的身子也被头顶的大喇叭折腾得累了，刚想小寐一下，细长的眼睛又被大喇叭喊醒了。

大喇叭在提醒她，不能忘记她的职责——守望大海。

渔村里的头头轮番上阵，快把唾沫都说干了，还哑着嗓子警告，台风就要来了，谁也不许出潮，谁也不许拿小命当儿戏。

范老桅并不在乎大喇叭里喊着什么，该不该出潮，他有自己的小九九。

他抬头看了看天，天像是涂了豆浆，太阳也不灼眼，月亮一般苍白。

按理说，这样的天气，太阳的外边儿总该罩着一圈儿或明或暗的日晕吧，可是，几天过去了，预示大风的日晕，始终没出现。

猛然间，叼鱼郎兴奋起来，“（口欧）（口欧）”的叫声此起彼伏，傲慢的翅膀再也不安稳了，急促地扇动着。

它们突然间聚成一片，向着大海的深处疾速飞去。

这种情景，范老桅还很少见到，叼鱼郎喜欢在岸边浅滩觅食，一旦聚群而飞，那就是预告远方有渔汛了。

他仔细倾听叼鱼郎不同寻常的叫声，瞄着叼鱼郎飞行的方向，敏锐地意识到，几十海里外的对虾起群了，聚起了一个浩大的虾群，一个让渔民眼晕的虾群。

叼鱼郎们抢先享受这难得一遇的大餐去了。

范老桅突然激动了，心也闹海了般，汹涌澎湃。

揉着发麻的腿，捶着发紧的腰，范老桅站起身。

他爬下驾驶舱，跨出船舷，蹲在岸上，把手插入海水里。

那双长满老茧劈波斩浪了二十几年的大手，立刻感觉出了大浪滔天之前大海独有的温暖与安宁，感受到了鱼虾们的活跃与惊恐。

他知道，鱼儿也预感到了台风，在拼命地捕食，拼命地撑饱肚子。

<<老滩>>

台风掀出的惊涛骇浪，会把大海搅成一锅粥，鱼儿潜入海底躲避起来，那时候，它们必须忍受饥饿了。

范老桅的手从海水里抽出，他掐指算了算，抢在台风前，有足够的时间捞上一潮。

这么好的潮儿，一辈子也赶不上几回呀，刁鱼郎都赶去了，我含凭啥不去？

范老桅兴奋起来，眼神比天上的太阳还要亮，好像眼前堆起了银光发亮的对虾山。

他不再顾及大喇叭里凶狠地喊叫，他一定要下海里捞上一把。

蹚过岸上的沙滩，穿入村中布满银白色蚶子皮的街巷，绕过几口焯毛虾的大锅灶，范老桅跑回自己的院子，用肩膀撞开屋门，冲着屋里大声喊：出潮了——大儿子范大锚举向空中的斧子停住了，他正帮着别人修船舵，父亲海蛎子般粗粝的大嗓门吓了他一大跳。

他呆呆地望着门口兴奋异常的父亲，满脸流淌着疑惑，台风就要来了，父亲咋还张罗出潮呢？

小儿子范二毛，裹着潮乎乎的被单，赖在炕上呼呼大睡，那副胖乎乎圆滚滚的样子，活像躺在礁石上晒太阳的海猪，父亲能割开入皮肤的喊声都没惊醒他。

这个二毛，贪睡得没人喊他，胡子睡白了，也不愿意醒来。

二毛有个语录，等我睡到共产主义，一睁眼，啥都摆在了眼前，那该多好。

范老桅不可能让小儿子睡到共产主义，哪怕是一刻钟也不允许，他要下海，他要出潮，他要驾着船，去龙王爷那里夺龙兵。

他扬起长满老茧的大巴掌，照准二毛的屁股，狠狠地扇下去。

二毛一激灵，像只海兔子，一蹿多远，然后倚在一角，惊恐地看着父亲。

父亲瞅都不瞅二毛，转过身子，急急地往外走，粗粝的嗓子又喊了起来：出潮了——范大锚懦懦地说，喇叭里喊着台风呢，要闹海了。

范老桅轻蔑地一笑，哼，闹海？

等咱爷儿仨弄座虾山，它再闹吧。

兄弟二人对视一眼，潮起潮落了几十年，一茬又一茬出潮赶海的人葬身鱼腹，惟有父亲海精灵一样，风让着他，浪躲着他，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父亲。

和每次出潮一样，父子三人爬上龙湫背，拜过海神娘娘，才折回身，穿过渔村，奔向码头，登上渔船，发动了机器。

渔船“嘎嘎嘎”地入海中，螺旋桨犁开了平静的大海，船尾把压出的两道波浪，经久不息地扩散向远方。

这艘80马力的小渔船，孤独地行驶在浩淼的大海里。

范老桅握着舵盘，盯着前方飞翔的刁鱼郎，泥塑般一动不动。

渐渐地，海面上跳荡出了细碎的浪花，风也有了，却辨不清究竟刮向哪里。

行驶了大约二个时辰，刁鱼郎们突然不再振翅高飞，越聚越多地盘旋在一起，几乎翻滚成连接天海的白云。

前方海的颜色骤然间青幽幽地发红，无序的浪花纷乱地碰撞着。

泥塑一样的范老桅突然活了，望向大海的眼睛放出熠熠光芒，粗粝的大手异常的灵活，渔船在海里绕了几个S形的圈儿，他便放松了舵盘左下方的油门线，手在空气中荡了荡，校正了一下船头的位置，把舵固定住，让船缓慢地自动行驶。

他钻出驾驶舱，兴奋地喊：过龙兵了，快撒网！

三层褂子顺着父子三人的手，一片接一片地滑入海中，没过多久，船上带来的网全部抛光了。

范老桅这才逆着海流，甩下大铁锚，稳住渔船，关了油门，让渔船静泊在大海里。

他折回驾驶舱，登上头顶后面的睡铺，蜷着身子，安然入梦，好像他根本没布下天罗地网，范老桅就是这样，他把海当成童年的摇车，岸上的时候，他时常难以入睡，可到了海里，只要想睡，倒下头就能扎入海神娘娘的怀抱。

尽管在海里忌讳说不吉利的话，范二毛却管不住自己，大喇叭里的警告，像这不阴不阳的天，笼罩在他的心头，他惟恐老天变脸，顺嘴嘀咕出来，海神娘娘保佑我们啊，千万别起风，千万别闹海，我还没活够呢。

范大锚生气了，在船上咋能瞎说话，没准哪句应验了，他吼道，闭上的你的乌鸦嘴。

<<老滩>>

范二毛的嘴闭上了，可心思却没闭上，他时不时地提醒着，哥，咱起网吧。说得范大锚心里毛愣愣的。

海里的白渐渐地浓，天是白的，太阳也是白的，船外的海也是灰白白的，世界好像飘浮进了云天里，让人感到被抛弃了般空寂无助。

本来，范大锚并不恐惧大海，在范二毛接连不断的催促声中，他的心也浮在雾中一样，不托底了，他钻入驾驶舱，扒着睡铺的边沿，跷脚向上看了眼父亲，很想对父亲说，天气预报总不会瞎说，咱们起网吧。

父亲依旧鼾声如雷，没有一点儿睡醒的样子。

看到父亲那张礁石一样坚定的脸，范大锚的心像抓到海底的锚，有了着落。

他不再害怕了，再害怕，他就有愧于渔村的子孙，有愧于当范老桅的儿子了，真正的渔民哪有怕大海的？

范大锚不再听不争气的弟弟嘀咕了，退出驾驶舱，挥起拳头，瞪着弟弟，再次吼道，闭上你的臭嘴。

苍白的太阳渐渐西垂，大海里还是混沌得天水不分。

范老桅鼾声骤然而停的时候，人也骤然而起，他只是说了句，拔锚起网，便像敏捷的灵猫，跳到船尾，捞起了大锚的缆绳。

手握在网纲上那一刻，范老桅的心立刻震颤起来，正像他预感的那样，他遇到了他一生从没遇到过的收获，虽然他没亲眼看到挂满网的对虾，可他看到了网浮子都被压沉进了海水里，颤动的网纲已经告诉了他一切。

父子三人使足了全身的力气，一片接一片地往船上拔网。

离开水面的网，密密麻麻地兜着对虾，它们活蹦乱跳地挣扎在三层褂子里，却又不能脱开。

一个个对虾是那样的晶莹剔透、饱满肥硕，看得人满眼欢喜。

父子三人的手上都戴上了掌心烫了胶皮的线手套。

二毛的手太嫩了，没多久就被网纲勒出了血，胳膊也被对虾的针刺得血珠粒粒，他一个劲儿地喊疼，企图缓一缓火烧火燎的掌心。

范老桅的双手交替着拽起沉重的网纲，他的脖子青筋暴起，眼睛努着，快要努出了眼眶，大嘴张得像是吞掉一切的鲨鱼，那副凶狠的样子，不亚于阴曹地府的阎王。

范二毛没有想到父亲的脸会扭曲成这个样子，扭曲得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，像是恶煞附体。

他惊得头发都竖起来了，再也不敢偷懒了，虽然他永远不会像哥哥那样不遗余力，却也摆出使出吃奶的力气的架式。

范大锚那双成天抡斧子推刨子的手也没好到哪儿去，血泡在一点一点地鼓。

他懂得父亲的眼神，知道危险时刻伴随在他们的左右，他默默地忍受着，哪怕把手拽烂了，他也决不吭出一声，收获的喜悦，压制了他的疼痛，对闹海的恐惧，平添了他的力气，他忘了自己的手。

范老桅熊掌一样的手心，丝毫无损，手套都磨碎了，却没磨破他的手。

他不管儿子们的手有多疼，大吼着嗓门，让他们一刻不停地拔，豁出命来拔。

他嚷着，咱抢的是龙兵，渤海龙王赶来，咱就麻烦了。

范大锚知道，父亲说的渤海龙王，就是大喇叭里喊了好几天的台风，父亲忌讳在海里说那两个字。

范二毛不敢耍滑了，手再金贵也比不上命值钱，他快把一生的力气都用在这一刻了。

就在即将拔完的时候，网突然间剧烈地颤动起来，网纲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抻得笔直。

范老桅心里一震，他意识到网上肯定缠上了有灵性的东西。

鱼虾之类的平常海物，撞上了网，挣扎一阵儿，便服服帖帖地挂在网上。

但有灵性的海牲口，绝不肯善罢甘休，非要挣个“鱼”死网破。

莫非缠上了海豚，或者是海豹、海猪、海狗、海象之类？

渔民是最讨厌打上这些海牲口，就像在陆上杀猴子，是件晦气的事儿，无论海牲口的皮多值钱，渔民最终还要放掉它们，除非它们死在网上，没办法才拖回岸，剥了皮，割下肥肉，耗上几坛好油，剩下的心肝肠脑悄悄地埋掉，恐怕乡邻们看到。

<<老滩>>

范老桅用一截木棍缠住网纲，卡在船上，他让两个儿子歇息一会儿。等到攒足了力气，他才给儿子的肩膀垫上厚厚的毛巾，把紧绷绷的网纲挑到他们的肩上，然后，父子三人骤然用力，网快速地滑上船，那些密密匝匝的对虾也随着网拔了上来。

骤然间，网沉重无比，范老桅猛地吆喝一声，父子三人同时用力，一个庞然大物也随之拔离了海面。

最初的时候，范老桅以为这个黑糊糊的东西是只老海龟，可细一瞅，却有两只巨螯和八只爪子，分明是只螃蟹。

出潮几十年了，和海龟一样巨大的蟹，范老桅还是头一次见到。

落到船上的巨蟹，虽然身上缠着重重网线，还是高高地举起双螯，坚强地挺立起来，脐下包裹着的黄灿灿的蟹籽也暴露无遗。

巨蟹如同骄傲的胜利女神，挺立着身子，面对大海，背负阳光，高扬着双螯。

淡白的日光照射在蟹壳上，那副青面獠牙状的恶鬼，清晰地显现出来，仿佛人工雕凿而成，远远看去，像个戴假面具的女人在狂舞。

范二毛兴奋起来，蟹子越大肉越鲜，这么大的蟹，一只大螯就抵上一只梭子蟹，喂饱一个人没问题，那味道吃上一顿还不得把小辫美丢了。

他顾不得勒得血肉模糊的手和身体的疲乏，一门心思地想抱起巨蟹往锅里送。

尽管巨蟹比铁锅还要大一些，却不妨碍他把巨蟹煮熟的热情，因为船上有斧子，他可以把巨蟹卸下来煮。

风里浪里钻了这么多年，范老桅啥样的鱼虾蟹蟹没见过，面对这种半人半鬼状的庞然大蟹，他一时陷入了困惑之中，这种蟹他似乎见过，一时半晌却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

正在思索间，二毛已经套住了两只能钳断人胳膊的蟹夹，巨蟹拼力地挣扎着，舞螯弄爪的样子，与逃婚被捉回的女人毫无二致。

一种特别憋闷的感觉突然钻入范老桅的胸膛，仿佛那对大螯夹住了他的心脏，让他的心动弹不得。

范老桅看到巨蟹那对黑豆似的眼睛突然从蟹壳里支楞出来，两粒蚌壳里珍珠一样的泪水滚落下来。

蓦然，海神娘娘庙里的壁画势不可当地扑入范老桅的脑海，他看到一群恶魔闯进海神娘娘庙，挥舞着刀枪，将端庄的海神娘娘逼了出来，一路上，他们不断地追杀着，海神娘娘招架得精疲力竭，眼见得被恶魔们蚕食了。

突然，一只巨蟹从海中横空而起，将海神娘娘收入脐内，恶魔们面对钢盔铁甲般的巨蟹，无计可施，悻悻而退。

范老桅猛然醒悟，他想起了小时候，老祖父千遍万遍讲过的故事，那就是海神娘娘的卫士美人蟹千里救主，挺身护海的故事，这不正是那番情景在自己脑海中的重现吗？

蟹子能长得如此巨大，已经成了神灵之物，若不是贪吃对虾，怎会误入网中？

范老桅不可能容忍二毛残害它，他抬起脚，一下子将二毛踢趴在船上，训斥道，馋得要死了，美人蟹长得这么大，是海里的神灵了，你不怕遭天谴哪！

范二毛不相信什么海中的神灵，不过是只螃蟹长疯了，长得和海龟一样大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海里长的东西，生来就是让人吃的。

二毛翻了眼父亲，爬起来，别愣着脑袋，无精打采钻进了睡舱。

他不是不想吃那只巨蟹，也不是害怕会有什么报应，他是惹不起父亲。

剩余的网，三下五除二拔完了，范老桅校准船头，把舵盘交给范大锚，他要解除掉缠着美人蟹的网。

范大锚接过舵盘的时候，喃喃了一句，好像不是回家的方向。

范老桅说，去环城礁。

范大锚打了个哆嗦，环城礁的四周海沟纵横，暗流密布，沉船无数，海泥鳅都望而却步，恐怕海流抽懵了它们，父亲究竟是怎么了？

范老桅说，环城礁里是避风浪的好地方，把美人蟹送进去。

范大锚的手不敢碰舵盘了，用疑问的眼神望着父亲。

范老桅抓过大锚的双手，用力地摁在舵盘上，然后拍了下大锚的肩膀，示意给他一个坚定的眼神。

<<老滩>>

，那意思是说，怕啥，有你老爹呢。

范大锚没有理由不相信父亲，父亲行的船比他走的路还要多，渔船准会平安无事的。他定了定神，握稳舵盘，挂紧油门拉线，渔船“嗒嗒嗒”地叫着，驶向环城礁。

范老桅拿过一只剪子，耐心地剪着缠在美人蟹身上乱糟糟的网，直到挑开所有缠着美人蟹的网线。美人蟹不再紧张了，像只听话的小狗，收缩着双螯，老实地趴着，它的双眼从蟹壳的眼槽里支楞出来，羞怯地看着范老桅。

这一刻，大海仿佛不是美人蟹的家了，船头冲撞海水的声音对它也没有了吸引力。

渔船行驶到环城礁外的海域，范老桅来了精神，他张扬起粗犷的大嗓门，指挥着范大锚左舷十五度右舷三十度地在海里蜿蜒前行，绕过了一道道海沟和暗流，逼近了环城礁。

这片被暗礁包裹着的海域，只有落潮时才能露出一圈鬼蜮般的黑色暗礁，偌大的环城礁只有几处极难发现的入口，只能容纳小得不能再小的瓢盆子驶入。

更重要的是，海域四周突兀出来的暗礁让海流变幻莫测，没有非凡的驾船技巧，准会被海流弄得晕头转向，落得个船倾人亡。

辽东湾西海岸这几百里的渔村，除了范老桅，谁还能有这个本事？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